

周紹賢著

魏晉清談述論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周紹賢著

魏晉清談述論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二月三版

魏晉清談述論 一冊

基本定價一元二角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周 紹 賢

發行人 朱 建 民

印刷及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自序

一代學術，各有一代學術之特色，兩漢之訓詁，魏晉之老莊，隋唐之佛學，宋明之理學，皆各應文化之思潮而盛極一時。凡學術各有其義理，各有其功用，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珍饈玉饌，饗之既久，則生厭煩，而思山有野蕨以調口味。某種學術流行既久，不足鑒人心之需求，則盛極而衰，漸露其所短之弊，於是便有人起而攻擊之，並另有所倡，以圖補救，恐其所倡不遂，乃不惜過甚其辭，以斥前者之短。

訓詁考證，詮釋經史，本爲求真之學，故崇訓詁者謂「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阮元國史儒林傳序）。然及其弊也，機械呆板，泥拘字形，而晦真義，乃引起反對者之痛斥，曰「考證漢學，以文害辭，以辭害意，棄心而任目，剗斂精神，而無益於世」（方東樹辨道論）。孔子云「道並行，而不相悖」；自漢而後，儒釋道之思想，並列而爲三，宋儒綜合融會，使之浹洽，其明道闡理，於人生哲學，貢獻頗鉅，故孫奇逢謂「門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諸事物之際，晦翁（朱子）之功也」（夏峯語錄）。閻若璩謂「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長夜」，且謂朱子爲「三代以下之孔子」（潛邱劄記）。而及其弊也，游談無根，泛語寡當，儼侗而空疏，乃引起反對者之痛斥，曰「高坐空談，捕風捉影，離事言理，又無實據。諸實事，概棄置爲粗迹。且執理自是，遂好武斷」（李恕谷惺氏族譜序）。又以程朱容納佛老，爲道統中之鄉愿，（顏元年譜下），甚至謂「宋儒之禍，甚於秦灰」（惠棟評毛詩注疏，見李集鶴徵錄）。甚至以朱子教人讀書亦有罪，謂「千餘年來，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

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爲之也」（顏元朱子語類評）。標榜實用之學，而遂將訓詁理學一概而擯斥之，曰「訓詁、清談、鄉愿，有一足以惑世誤民，宋人兼之，烏得不晦望道誤蒼生至此也」？（顏元與桐城錢曉城書）。彼蓋只以天文地理、兵農工藝諸科爲有用，而哲學、文學，皆不足道也。然則魏晉學者之談名理，當更在排黜之列矣。

夫秦皇燬書之後，漢儒整理典籍，不得不從事考證注釋，於是訓詁之學乃興。經四百載之反覆追究，爲功甚偉，及至漢末，而此途已窮，於是學者厭煩咀嚼章句，乃轉而競尚說理；又以道家思想夙在人心爲一大潛力，儒家之學，位居正統，已顯揚於人羣；而道家之義則隱而未發，已當爲學者所研討；兼以魏晉亂世，人思黃老之治，士慕恬澹之德，於是清談之風乃起。猶之六朝以降，偏重辭華，醉於詩賦，惟求工於聲采，祇巧繪其鶯花，雖唐有明經科考，以經義取士，然而詞章風盛，大抵多重雕飾，旨不在乎深明經義。及至宋儒乃起而排除風雲月露之辭，專作義理之尋究，據人性以明真諦，容佛老以擴思想，此與魏晉清談之說理，同爲學術之一轉進也。

學術之興爲時風所促，爲人心所需，雖在盛行之時，亦有非議之人；及末流衰敝，則更遭苛刻之攻擊，甚至橫加之罪，如上所述，顏習齋謂訓詁清談理學，皆足以惑世誤民。甚者對於好讀書好文學，亦加以痛詈，故李恕谷謂「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恕谷年譜）。此種偏激之論，肇自顧亭林，彼以痛明室之亡，爲士人作罪己之語，故每發慨憤過甚之論，謂「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日知錄卷七）。日

知錄正始條，更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厲斥魏晉清談諸賢，遂演出清談亡國一語。夫除却漢學與宋學，則儒家學術陷於匱乏之境矣，故謂訓詁理學足以致禍者，附和之人少，其說未能成立。魏晉清談，發揚老莊之學。而嚴守儒家門戶以立論者，既以老莊與孔孟分庭抗禮，又以儒者不宜助老莊說法，於是魏晉清談亡國一語，乃騰爲口說，積非成是，世人認爲定論，遂使諸賢蒙无妄之冤。

西漢君臣崇尚黃老，文景之恭儉慈惠，留侯之功成身退，曹參之清靜爲政，汲黯之臥治化民，致天下於盛治，歷史傳爲佳話，是其明君賢臣，風雲際會，亦云幸矣。而魏晉清談諸賢，則值上下悖亂，時局板蕩之秋，探老莊之哲理，闡周易之奧義，慧心妙論，花爛映發，於學術別開新徑，乃以生不逢辰，與亂世以俱亡，又遭後世之詆蜚，是真大不幸也！試細考魏晉之史，詳察清談諸賢之爲人，其清介之雅操，處濁流而不染，非無濟世之志也，時運當厄，有懷莫展，以文會友，藉談理以陶情，有何咎哉？倘得其用，如衛伯玉之坐鎮疆場，寇虜降服；山巨源之化革風俗，甄拔人才；溫太真則既善爲政，又兼戡亂之功；謝安石則從容破敵，挽回艱危之局；此皆清談名流，何曾誤國事哉？

茲著魏晉清談述論，管見所及，並無高論，特考史實，述清談之起因，述清談之內容，述清談人物之眞象，述魏晉之所以亡，解說事實，以明其眞，豈敢獨出心裁，妄議古人哉！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

海陽周紹賢自序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清談之起因……………一

一、漢學訓詁之反動……………一

二、老莊學說之衍盛……………五

三、政場險惡游心恬淡之中……………一〇

四、天下大亂人思無爲之治……………一四

五、結論……………一七

第二章 清談之內容……………二四

一、清談名目之淵源及所談之題目……………二四

二、魏晉名理一詞之來源……………二六

三、鑒別人才與相術……………三二

目錄

二

四、郭太許劭之品鑒人物	三六
五、魏人之論辨人才	四〇
六、晉人之人倫鑒識	四八
七、何謂玄學	五三
八、三玄通義	五八
九、何晏王弼之玄學	六一
十、術數易學家管輅	七〇
十一、阮籍之達莊及樂論	七五
十二、嵇康之養生論及聲無哀樂論	八二
十三、向郭注莊	九二
十四、顧榮紀瞻論太極	一〇二
十五、玄風中之文學	一〇四
十六、三玄而外之談	一〇七
陰陽占驗	
天師道	
佛教	
說夢	
其他	
十七、老莊雖盛而仍尊儒家爲正統	一二八

第三章 所謂風流名士……………一三四

一、何謂名士……………一三四

二、名士之風興自漢末……………一三八

三、魏晉名士……………一四三

四、由晉時名士之放達形成後世名士之觀念……………一五二

五、何謂風流……………一五六

第四章 魏晉之亡與清談何關……………一六三

一、清談亡國其說之由來……………一六三

二、清談乃學術之討論……………一六六

三、清談人物足致亡國乎……………一六九

四、魏晉風氣之所以敗壞……………一七八

五、魏晉之所以亡……………一八一

魏晉清談述論

周紹賢 著

第一章 清談之起因

一 漢學訓詁之反動

秦皇燔書，經籍灰燼，及漢惠帝始除挾書之律，文帝始徵求遺書，此時距秦火之劫，已三十餘年，經書毀滅幾絕。當時學者，致力於考據整理工作，爲功甚鉅。然而斷簡殘編，既不完全，而老師宿儒，零落殆盡，講解經文，諸說不一，經師所傳，各有家法，加以陰陽災異之說，參入六經之中，大儒董仲舒劉向等，皆竭力揚其波，因而又衍出讖緯之學。

何謂讖緯？此與陰陽災異之說，同爲術數之學。術數者，以卜筮占候等術，按陰陽五行生剋制化之理，推測人事之禍福者也。「勿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緯是類謀云「河龍圖，洛龜書，聖人受道真者也」。河圖洛書，爲圖讖之所本。尚書顧命篇，「天球河圖」，疏云「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漢書五行志以爲尚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九疇卽洛書，故謂「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八卦以陰陽變化定吉凶

，九疇以天人感應驗休咎。占驗推算之術，陰陽災異之說，圖籙讖緯之學，皆以此爲濫觴。由河圖洛書，而有圖籙之稱，圖籙猶圖書也。圖籙亦即符籙，符者，瑞應也，信物也，言祥瑞之感應，能符合人事，信而有徵也。古以帝王受天命爲天子，故天降瑞應，爲人君受命之符，如史記封禪書謂：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爲赤鳥）。此種瑞應，名曰符命，依瑞應符命而錄之爲文，曰「籙」；故符命之書曰籙。（文選王融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云：朕秉籙御天）。自秦而後，術數家之言，與儒道兩家相雜，圖籙之文，入於道家者名符籙，入於儒家者名讖緯，其初原爲一物。讖者驗也，說文云「有徵驗之書，河圖所出曰讖」。緯者緯書也，四庫提要云「讖書詭爲隱語，預決吉凶；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西漢之末，學者假託經義，言符命瑞應之書，所謂七經緯（易緯、詩緯、禮緯、書緯、樂緯、春秋緯、孝經緯）是也。故圖讖、圖緯、圖籙、讖緯，皆同類也。

據天垂象見吉凶之義，觀宇宙事物之現象，以警人心，以察時變，此種思想，由來已古，說者謂：景星卿雲，徵帝舜之明德；山崩洛竭，兆夏祚之將亡。商高宗祭成湯之明日，有雉登鼎而鳴，高宗懼而修德，故殷道復興，（史記殷本紀）。周武王觀兵於盟津，白魚躍入舟中，以魚爲鱗介之物，此兵象也，故次年伐紂，（史記周本紀），此皆讖學之根據。而圖讖具體實現，則始於秦，史記秦繆公疾，七日而寤，自稱「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等語，命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史記趙世家）。此爲晉驪姬之亂，文公稱霸之讖。始皇三十二年，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本紀），此爲胡亥亡秦之讖。而當時楚南公亦有「三戶亡秦」之語，爲後來項羽引軍渡三戶破秦軍之讖。秦勝造丹書之讖，置魚腹中，以惑人心；辛垣平造玉杯之讖，以欺文帝；人雖明知讖乃人造，然而其語或偶爾相

合，或附會相應，故自秦而漢，人多信之。陰陽家之本意，欲以天人感應之義，使帝王責躬修德，致福弭災，因而倡災異圖讖之說。哀平之間，圖讖大興，並將其說配合六經，而造成緯書。緯書中並爲往代造作圖讖故事，以神其說，如尚書中候云「堯沉璧於洛，玄龜負書，背中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於河畔，沉璧禮畢，至於下吳，黃龍負卷舒圖，出於壇畔」。易緯通卦驗謂「孔子表洛書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既能爲往代造讖，而爲當代造讖，豈不易易？故王莽時「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漢書王莽傳》。光武受彊華所獻之赤伏符而即帝位，符文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卽四七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爲主也》。圖讖家假天意以造奇說，荒渺無稽，鄭樵目之爲欺天之學（通志），不其然乎？復假借孔子以造緯書，故謂「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三國志劉先主傳，譙周等上言》。或謂「孔子既敍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隋史經籍志）。然其書出於西漢之末，哀平之間，故荀爽辨讖篇，已指其僞。荀悅申鑒俗嫌篇，已明言其書起於光武中興之前，爲終張之徒所作。（終張疑當作終術，卽助王莽造符命之田終術，見漢書翟方進傳及王莽傳）。當時雖先後有桓譚疾其虛僞，尹敏鄙其浮假，張衡發其僻謬，二荀辨其詭誕，然而亦未能抑風尚之所趨。

經學而外，既又加以緯書，「緯多於經，神理更繁」（文心雕龍正緯篇）。眞所謂經緯萬端，複雜紛冗。而經學家今古文之爭，又形成門戶，各持其說，以相攻難，經文雖同，而解釋不同，訓詁之學，於焉大興，繁浩紛歧，義理隱晦，「秦近君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六十餘萬言，但說『日若稽古』三萬言」，

（桓譚新論）。所謂「碎義逃難，便辭巧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漢書藝文志）。

哀平年間，讖文既興，其時徵試博士，以災異對策者，輒得高第（後漢書蔡茂傳）。光武既以符籙受命，故用人行政，每好取決於讖，（如拜王梁爲大司空，孫咸爲大司馬，見後漢書方術傳。及議定靈臺所處，皆以讖決）。中元元年，復宣布圖讖於天下。明帝以下，亦皆信讖，安帝更甚，以災異而免三公。東平王蒼（光武子）受詔正五經章句，皆從讖義，俗儒趣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相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隋史經籍志）。此後「太學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後漢書徐防傳）。夫六經其旨一揆」（後漢書荀爽傳），諸家異說，已苦繁瑣，家法既亂，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及鄭康成出而囊括大典，網羅衆家，集今古文說之大成，不守一先生之言，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鄭玄傳）。然而讖緯既成爲秘經（後漢書楊厚傳、蘇竟傳），帝王信之而不疑，學者以之而顯達，（如賈逵何休等）。學術風尚，時代潮流，即康成大師亦不能擺脫，故其對緯書，或稱爲傳，或稱爲說，且爲之作注。是以其注經，雖力改前弊，對義理多所闡明，然試觀其注三禮兼引緯書，經之以八卦，緯之以九疇，測之以九宮，驗之以九數，仍不免陰陽讖緯之義，及鑿空臆斷之說，如謂帝王郊天鼓，必用麒麟皮等說，不一而足，當時孔融極言其妄，（隨園隨筆諸經類）。康成爲一代大師，迥出諸儒之表，在當時已漸爲學者所不滿，故王粲斥鄭之尙書注，謂所疑難喻（舊唐書元行沖傳），虞翻亦指出鄭注五經，違義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三國志虞翻傳）。蓋漢興四百年以來之學風，營營於考據章句，訓詁名物，人心已感厭倦，故漢末學者，趨向義理之討論，而開游

談之風，士之善談論者，輒獲盛名，如後漢書所載：

郭太傳云「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

謝甄傳云「與陳雷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本傳附在郭太傳後）

庾乘傳云「少給事縣庭，爲門士，林宗（郭太）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滿，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坐下爲貴」。（同上）

符融傳云「游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

學者既厭煩章句訓詁，而競尙說理，於是學術風氣爲之轉變。及至魏世，何晏少以秀才知名，長以權勢威望顯世，而慧心天悟，善談易老，天下談士，多宗尙之。王弼天才尤奇，十餘歲，好老氏，通辯能言，未弱冠，卽爲何晏談座中之上客。其注周易，黜象數而言義理，以糾漢儒讖緯之失。前之儒者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何晏謂與聖人同。著道德論行於世，（世說文學篇注）。王弼注老子，深體玄義，多發前人所未發。又著老子微旨例略，以明老學之理統。其注易亦好引老莊之旨。於是建立三玄之體系，何王之學，爲時宗師，談理之風，風靡當時，此卽所謂「正始之音」，爲晉人所崇慕標榜者也，此卽清談之開宗也。

二 老莊學說之衍盛

經世治國之道，無過於儒家，漢高祖平定天下，以太牢祀孔子。已顯示尊崇儒家。及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世之政治基礎，遂確定以儒家爲本。陰陽讖緯，雖瀰漫於學術之中，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史記孟荀列傳）。言讖祥之驗以警人心，其作用正所以輔助儒家，兩漢之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可謂儒家與陰陽家混合之體。然此中尙有一股重要力量，則黃老之學是也。

黃老何以並稱？中國文化由黃帝開源，據史書所載，黃帝造弓矢，製冕裳，造舟車，制貨幣，乃至文字、醫術、曆法、律呂等等，皆在黃帝時而大備。文明程度既至如此，寧無學術思想？惟文物制度，施之於日常實用，不須文字記載，即可傳遞流行，而學術思想之言論義理，本不易形之於文字，且古昔文字簡單，古人重在實行，一切學問多憑口傳而無著述。先秦各家學說之產生，並非偶然，觀其皆好標榜聖人、先王、明主，蓋皆有其傳統也，故班固謂諸子之學出於王官。官師代代傳授，至春秋時，學者始開著書之風，至戰國時，各家學說皆有著作。官師所傳之學，來源已古，追溯遠源，皆可上及於黃帝，甚至如許行之說，且遠及於神農。然則何以老子之學獨與黃帝並稱？蓋諸子各以本人之身份而傳其學說，其書亦由其本人之名義而定名，無直接假古人之口吻，代古人著作者，戰國時，有黃帝書出，乃黃帝一部分學說由後人代譔者，猶如公羊傳，由子夏傳於公羊高，又數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與胡毋子都始著之於竹帛者。漢書藝文志載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注謂「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雜黃帝五十八篇，注謂「六國時，賢者作」。隋史經籍志道經部云「漢道書之流，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賈誼新書修政上，以及淮南子繆稱訓泰族訓等篇皆引黃帝之語，其義皆與老子相通。漢人所見黃帝之書，固非黃帝所自著，或皆爲六國時人所撰。然韓非子揚權篇，呂氏春秋去私圜道應同遇合審時等篇，皆

引黃帝之語，管子五行篇，記黃帝作五聲正天時。尸子卷下載子貢與孔子問答黃帝之事跡。大戴禮述黃帝政化不熄之德。據此，則六國前，未必無黃帝之書。即無其書，而所傳黃帝之說，其來已古，不得謂爲虛構也。黃帝之書與老子相合，故漢志列之於道家，道家之說以黃帝老子爲宗，因此，故黃老並稱。

史記樂毅傳「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此史載黃老並稱之始。自西漢之初，黃老之學漸盛，其發生之功用，亦甚顯著。漢人爲何崇尚黃老？其重要之因有三：

一、在政治方面：道家崇法自然，無爲而治。無爲有二義：一、對人則適其自然之性，不以私意而強有所爲。二、處事則審乎自然之理，秉要執本，不多事紛擾。此所以無爲而無不爲也。故「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管子任法）。老子云「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老子之學，祖述黃帝，其所謂聖人，蓋即指黃帝而言。「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爲，君臣自正」（史記申韓列傳注）。無爲而無不爲，「故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老子第十七章）。人民得自然之樂，享自由之福，此政治至善之境也。自戰國以來，經諸侯百餘年之紛爭，加以暴秦三十餘年之虐政，毒痛天下，民不聊生，既而引起革命，四海鼎沸，干戈擾攘，戰亂八載，漢家統一之後，災劫之餘，正宜與民休息，以恢復元氣。黃老之清簡政治，用於此時，正所謂對症而下藥。張良受教於黃石公，以黃老術佐高祖成帝業，高祖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掃除秦之煩苛，安定民生。曹參用蓋公之言，以黃老之術，繼蕭何爲相，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經惠帝呂后之世，天下晏然，刑罰罕用。及文帝更加之以恭儉之德，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景帝繼之

，移風易俗，黎民醇厚，成爲郅治之世。其政體本乎儒家之道，而其作風則善用道家之術，此漢世崇尚黃老之一因也。

二、在個人方面：道家講修道養壽，有超世之想。莊子在宥篇載：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受長生之術。老子亦講長生久視之道（五十九章）。史記封禪書，有黃帝成仙乘龍登天之故事。老子列傳謂老子著書而去，莫知其所終。燕齊海上之方士，依此而倡神仙之說，謂渤海中有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其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藥，齊宣王燕昭王秦始皇，俱曾使人入海求之而未得（封禪書）。及漢初，信其說者愈多。張良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武帝信李少君却老之方，乃遣方士入海求仙。又信樂大謂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以公主妻之。聞公孫卿談黃帝鼎湖飛昇之說，乃歎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躰耳」（封禪書）。於是言神仙之事者日衆。神仙思想而外，道家之致虛守靜，少私寡欲，足以養性靈而啓玄思，其生活別有幽趣。本聖人「無名」之旨（莊子逍遙遊），視富貴如浮雲，隱姓遁跡，自得自樂，如商山四皓，高帝不得而臣。安丘望之，成帝欲見之而不得。此種清高恬淡之境界，尤爲一般人所傾慕，此又漢世崇尚黃老之一因也。

三、在處世方面：道家主張清虛自守，卑弱自持，大智若愚，以柔克剛，反強暴而主慈祥，重知足而戒滿盈。黃帝云「執雌守下，人莫之踰」；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黃帝云「人皆惑之，我獨不徙」；老子云「處衆人之所惡」，「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黃帝云「內藏我智，不示人技」；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塵」，「俗人昭昭，我獨昏昏」。黃帝老子皆言「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有「強梁者，不得其死」之訓。暴秦之殘虐，引起民變，君臣爭權，以速滅亡。項王之強橫，不能容衆，因而失敗；高